

姓名：謝璟

白老師那一句「中國人疏離自己的文化太久了，這一生哪怕只有一次看到了中國文化（昆曲）之美，便會為之感動」最是印象深刻，而他本人笑容可掬，一如他的作品讓人感動。

姓名：王泳樂

白先勇教授，一個為人熟知的文學泰斗，還沒有見到他之前，只有期盼，見過他之後，只有不舍。能跟他合照，只有興奮，不能言喻！

我中學時候的語文課有他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認識他，然後我就開始閱讀他的《臺北人》和《骨灰》。

這次是我第一次親身體會他的氣質美，談吐舉止彬彬有禮，很秀氣！他在座談會上很熱情，樂於跟學生們交流。我在想：白教授對原本素昧平生的學生都如此有情，更遑論藝術、人生，相信中國文化會因他而精彩。

姓名：王雅婷

有些人，花一輩子的時間專心去做一件事。白教授就是這樣一種人，他把一生獻給中國傳統藝術，值得敬佩。

姓名：孫暢

白教授的講話讓我深刻認識到了傳統文化的岌岌可危，但又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人這樣努力的發揚下去感到欣慰，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應從每個中國人做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 白先勇教授講座感想

侯劍韜

白教授的文學成就世人皆知，此處不擬贅述褒譽之辭。只記所感，拋磚引玉，以餉諸君。認識白教授最早是因其父、後來是觀其文、至如今是親見其人。當日的學系活動中，白先生介紹了其近期的昆曲傳播工作，並回答了一些問題。整個活動讓我思考最多的是白先生回答的一個問題。其內容大概是一位學長詢問白先生對藝術傳播過程中有些人一切以利字開頭的現象的看法。而白先生也辯證地闡述了在他心中藝術與商業的關係。其實這樣的爭論一直存在。是為藝術而藝術？或是為商業而藝術？又或是想辦法使二者良好結合？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也面臨著這樣的困境。

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首先要從所謂的藝術的源頭上來看（此處所指的藝術僅是狹義的表演藝術）。表演技藝被冠以藝術之名多半是在其發展成熟之後。但由此可知，這些藝術自誕生之日起便與商業或者說牟利分割不開。譬如京劇，表演者、編劇者都需要吃飯，但京劇卻並不因為吃飯這件事中透著些許不高雅而降低了表演中的藝術成分。間或有些許大家在成名之後抱定為藝術而藝術之心態，但這卻並不能掩蓋大部分從業者（即客觀上的文化藝術傳播主體）在表演中是為了牟利的現實。若我們將表演團體的數量多寡作為衡量藝術傳播情況好壞的一個指標，則不難想見，在發展階段該指標一定是與從業人員平均收入成正比的。提出傳播藝術應該首要考慮甚麼這個問題的往往並不是演員，而是觀眾。而且是觀眾中有錢有閒的一部分。當然並不能說「肉食者鄙」或者杞人憂天，但至少在我看來這並不是藝術發展中需要放在第一位考慮的問題。對目前中國大陸的大部分生存在死亡線上的劇團來說，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活下來，也就是如何盈利。此時以盈利為出發點便是以藝術為出發點。因而需要回答一些觀眾關於出發點問題的似乎也不應該是這些劇團。從表演藝術的去處看，牟利也應該是一個不能夠忽視的問題。我們不妨設想一種極端的情況，即現在所有的表演團體均是單純為了傳播藝術。而有一天全世界的藝術覺悟都有了質的提高，則此時表演藝術往何處去呢？其結果多半是要返回到盈利中的。

我們討論藝術傳播問題時應該將重點放在其傳播效果上。這本是簡單的求事功，萬不可上升到儒家所說的「內聖外王」的層面。當然我並不是鼓吹一切從利益出發，而是認為盈利與藝術絕對不應該是對立的兩面。我認為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是先使生存狀況良好的表演團體多承擔一些這樣的社會功能，以為我們優秀文化藝術的傳播爭取更多的時間和空間。白教授劇團會在演出中為了更好地起到傳播昆曲的作用，售出一些廉價票。這便是一個很好的實踐，而這樣的實踐正是現時所需要的。

那些穿越時空的、或近在咫尺的青春

——從白先勇先生的昆曲說起

孔燕松

在聽白先勇先生的講座之前，我對白先生的瞭解僅在於小說，誠實地說我是由於對小說《孽子》的喜愛而走進課堂的，結果卻讓我喜歡上了昆曲。

人人都知道昆曲優雅，動人，但是現在瞭解的人卻很少。尤其昆曲很多故事明明是講的年輕人的故事，卻日漸沒落於年輕人的世界，這是極為不合理的現象。我想白先生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於是寫出了更貼合現在年輕人心思的「青春版」的昆曲，把年輕人拉回劇場，同時也把昆曲這門優雅的藝術拉回人間。

其實昆曲離我們並不遠，只是我們一直未曾留意。是的，沒有進過劇場或是流連蘇州的舊事茶館，我們無從知道昆曲音律之美，然而昆曲字句之美我們細想起來多少都有感覺。于丹教授談到她的青春期記憶，說偶然翻到一頁，說「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其實並不知道確切的意思，只是感覺太美了，像觸電一樣，一個激靈——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不正是這樣，我們不懂得什麼是情、什麼是愛，但是卻擁有最炙熱和純潔的情和愛。有意思的是，白先勇先生第一次接觸昆曲，正是梅蘭芳先生的《遊園驚夢》，這是多麼美麗的巧合啊，像是一種冥冥之中的宿命，昆曲震撼人心的魅力也不言而喻。《遊園驚夢》本是一出描寫深閨小姐春夢一場的故事，白先生後來回憶說，「《牡丹亭》是明代大劇作家湯顯祖的扛鼎之作，是傳奇中的國色天香、花中之后。原作共有折劇本、架構恢宏，詞曲俱美，前兩次上演，均只見一斑。於是，編寫一出全貌呈現的《牡丹亭》成了他多年的夢想，這場春夢一做就是 60 年。」——人生若沒有這樣一場春夢怎能算是來到這滾滾紅塵走過一遭呢。

再回想白先勇先生的《孽子》中對父子關係、迷失少年之矛盾、眷戀、迷茫，那些百科全書、青春寶典一樣的描寫，我妄自揣測這恐怕同他能夠寫「青春版」《牡丹亭》的原因一樣，都是源於他對青春期的孩子深入骨髓的理解。白先生自己說是「讓青年人看看古人是怎麼談情說愛的」，我以為白先生也教會了青年人如何優雅地談情說愛，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在我看來，《遊園驚夢》、《牡丹亭》正是像愛情聖經一樣的作品，不光引導了一代又一代文學大師的春夢，它的力量還應該是能夠感染所有的年輕人。

時間是最殘酷的東西，任何一部作品想要穿越時空，被各個時代的人喜愛，就一定要能夠引起所有時代的人的共鳴才能夠有恆久的生命力，而不管是傳統的昆曲還是白先生的「青春版」中所傾注的靈魂，就是愛情。年輕人的愛，那麼猛烈，那麼感人，不管是

湯顯祖，還是白先勇，都在昆曲中，替我們找到了這股感情洪流的方向，這正是昆曲愛情主題的重要意義。

慚愧地說，我至今沒有完整看過一出昆曲劇碼，我沒有聽過那些有融化、燒穿人的心臟的熱烈而溫柔字句、音調，然而僅僅是對昆曲文本的一點窺探，對昆曲主題的丁點瞭解，已經足以使人心潮澎湃了。

世俗之人往往喜歡說東方人不及西方人浪漫，而在我看來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欣賞過、甚至僅僅是讀過昆曲作品，我認為湯顯祖、白先勇之浪漫不是玫瑰花、燭光晚餐 可以比擬的。而在生死觀、愛情觀上，東方人有一種超越現實、超越時空的大膽想像。湯顯祖讓死人因愛復生，白先勇先生更是讓昆曲找回自己的青春——昆曲不同於其他劇種，它更適合由年輕人來演繹，因為昆曲的愛情主題，年輕人都會有自己的深刻感悟，情到深處技法只是一種渲染手段，真情流露也比技法純青更能打動觀眾。白先生正是用這樣的由舞臺開始的年輕化來達到觀眾的年輕化，從而還以昆曲青春的目的的，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大膽而卓有成效的想法。

白先勇先生對昆曲的愛也是純粹而令人敬佩的。在白先勇先生看來，「在讲求速度的时候，我们与昆曲失散了」，而面對這樣的局面，白先生的努力令人敬佩，除了艱苦創作，還積極穿梭在世界各地的高校之間辦講座，推廣昆曲；擔心學生負擔不起票價，就極力降低門檻，為昆曲的復蘇爭取更多的機會和更廣闊的空間——六十幾歲的人又出身名門，若不是為了真正的理想和藝術何至於「虐待」自己至此種地步。白先勇先生說「我希望我們能有自己一套哲學，一套沉靜的東西，我們厲害的地方，他們也在學我們，他們也需要東方哲學。現在變化太快，大家都上了高鐵列車，磅啣磅啣往前衝，根本來不及停下來看。但我相信會有停下來的時候，衝完了，到了站了。」這是一種對昆曲現狀的無奈、不甘，也是一種信念，是貫穿著白先生處世哲學的信念，認為昆曲這種沉靜的優雅的藝術，最終是能夠回到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視野中的，我也相信。

400年前湯顯祖飽蘸筆墨揮就《牡丹亭》，是如何的情形，我們已不得而知，未來《牡丹亭》將在白先勇先生的重新打磨下煥發怎樣奪目的光彩，我們也需拭目以待。然而現在，我們能做的其實也很簡單，和愛的人一起走進劇場，去體驗劇中人的悲歡離合；或是泡一杯清茶，讀一讀那些如「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之類的美好詞句，為自己近在咫尺的青春，還有昆曲那穿越時空的青春，多爭取一些相處的空間，「去澆灌自己後院裏的那朵牡丹」，這就足夠了。